抱朴子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內篇・卷六 微旨

抱朴子
內篇・卷七 塞難
作者：葛洪

內篇・卷八 釋滯

或曰：“皇穹至神，賦命宜均，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，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命之脩短，實由所值，受氣結胎，各有星宿。天道無為，任物自然，無親無疏，無彼無此也。命屬生星，則其人必好仙道。好仙道者，求之亦必得也。命屬死星，則其人亦不信仙道。不信仙道，則亦不自修其事也。所樂善否，判於所稟，移易予奪，非天所能。譬猶金石之消於爐冶，瓦器之甄於陶灶，雖由之以成形，而銅鐵之利鈍，甕罌之邪正，適遇所遭，非複爐灶之事也。”

或人難曰：“良工所作，皆由其手，天之神明，何所不為，而雲人生各有所值，非彼昊蒼所能匠成，愚甚惑焉，未之敢許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渾茫剖判，清濁以陳，或昇而動，或降而靜，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。萬物感氣，並亦自然，與彼天地，各為一物，但成有先後，體有巨細耳。有天地之大，故覺萬物之小。有萬物之小，故覺天地之大。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，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。肌膚雖纏裹血氣，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。天地雖含囊萬物，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為也。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，而山林非有事焉。魚鱉之讬水澤以產育，而水澤非有為焉。俗人見天地之大也，以萬物之小也，因曰天地為萬物之父母，萬物為天地之子孫。夫虱生於我，豈我之所作？故虱非我不生，而我非虱之父母，虱非我之子孫。蠛蠓之育於醯醋，芝檽之產於木石，蛄<蟲屈>之滋於汙淤，翠蘿之秀於松枝，非彼四物所創匠也，萬物盈乎天地之間，豈有異乎斯哉？天有

日月寒暑，人有瞻視呼吸，以遠況近，以此推彼，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癢之何故，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；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，榮衛不輟閡，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，四時不失序。由茲論之，大壽之事，果不在天地，仙與不仙，決非所值也。夫生我者父也，娠我者母也，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，姿容必妖麗，性理必平和，智慧必高遠，多致我氣力，延我年命；而或矬陋厄弱，或且黑且醜，或聾盲頑闇，或枝離劬蹇，所得非所欲也，所欲非所得也，況乎天地遼闊者哉？父母猶複其遠者也。我自有身，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，常健而不疾，喜怒不失宜，謀慮無悔吝。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，受而有之者我身也，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，莫有制禦乎此者也，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，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？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，則宜皆好而無惡，悉成而無敗，眾生無不遂之類，而項楊無春彫之悲矣！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，益知所稟之有自然，非天地所剖分也。聖之為德，德之至也。天若能以至德與之，而使之所知不全，功業不建，位不霸王，壽不盈百，此非天有為之驗也。聖人之死，非天所殺，則聖人之生，非天所挺也。賢不必壽，愚不必夭，善無近福，惡無近禍，生無定年，死無常分，盛德哲人，秀而不實，竇公庸夫，年幾二百，伯牛廢疾，子夏喪明，盜蹠窮凶而白首，莊蹻極惡而黃髮，天之無為，於此明矣。”

或曰：“仲尼稱自古皆有死，老子曰神仙之可學。夫聖人之言，信而有徵，道家所說，誕而難用。”抱朴子曰：“仲尼，儒者之聖也；老子，得道之聖也。儒教近而易見，故宗之者眾焉。道意遠而難識，故達之者寡焉。道者，萬殊之源也。儒者，大淳之流也。三皇以往，道治也。帝王以來，儒教也。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樸，而薄季俗之澆散，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？是玩華藻於木末，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。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，愛和璧而惡荊山，不知淵潭者，明珠之所自出，荊山者，和璧之所由生也。且夫養性者，道之餘也；禮樂者，儒之末也。所以貴儒者，以其移風易俗，不唯揖讓與盤旋也。所以尊道者，以其不言而化行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。若儒道果有先後，則仲尼未可專信，而老氏未可孤用。仲尼既敬問伯陽，願比老彭。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，喻老氏於龍，蓋其心服之辭，非空言也。與顏回所言，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，鑽之彌堅，仰之彌高，無以異也。”

或曰：“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，何也？”抱朴子曰：“以此觀之，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，所尚有不易之性也。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，而不能挹酌清虛，本源大宗，出乎無形之外，入乎至道之內，其所諮受，止於民閒之事而已，安能請求仙法耶？忖其用心汲汲，專於教化，不存乎方術也。仲尼雖聖於世事，而非能沈靜玄默，自守無為者也。故老子戒之曰：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若愚，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無益

於子之身。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，非學仙之人也。夫棲棲遑遑，務在匡時，仰悲鳳鳴，俯歎匏瓜，沽之恐不售，忼慨思執鞭，亦何肯舍經世之功業，而修養生之迂闊哉？”

或曰：“儒道之業，孰為難易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儒者，易中之難也。道者，難中之易也。夫棄交遊，委妻子，謝榮名，損利祿，割粲爛於其目，抑鏗鏘於其耳，恬愉靜退，獨善守己，謗來不戚，譽至不喜，睹貴不欲，居賤不恥，此道家之難也。出無慶吊之望，入無瞻視之責，不勞神於七經，不運思於律曆，意不為推步之苦，心不為藝文之役，眾煩既損，和氣自益，無為無慮，不怵不惕，此道家之易也，所謂難中之易矣。夫儒者所修，皆憲章成事，出處有則，語默隨時，師則循比屋而可求，書則因解注以釋疑，此儒者之易也。鉤深致遠，錯綜典墳，該河洛之籍籍，博百氏之云云，德行積於衡巷，忠貞盡於事君，仰馳神於垂象，俯運思於風雲，一事不知，則所為不通，片言不正，則褒貶不分，舉趾為世人之所則，動唇為天下之所傳，此儒家之難也，所謂易中之難矣。篤論二者，儒業多難，道家約易，吾以患其難矣，將舍而從其易焉。世之譏吾者，則比肩皆是也。可與得意者，則未見其人也。若同志之人，必存乎將來，則吾亦未謂之為希矣。”

或曰：“余閱見知名之高人，洽聞之碩儒，果以窮理盡性，研覈有無者多矣，未有言年之可延，仙之可得者也。先生明不能並日月，思不能出萬夫，而據長生之道，未之敢信也。”抱朴子曰：“吾庸夫近才，見淺聞寡，豈敢自許以拔群獨識，皆勝世人乎？顧曾以顯而求諸乎隱，以易而得之乎難，校其小驗，則知其大效，睹其已然，則明其未試耳。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，又未肯規也。率有經俗之才，當塗之伎，涉覽篇籍助教之書，以料人理之近易，辨凡猥之所惑，則謂眾之所疑，我能獨斷之，機兆之未朕，我能先覺之，是我與萬物之情，無不盡矣，幽翳冥昧，無不得也。我謂無仙，仙必無矣，自來如此其堅固也。吾每見俗儒碌碌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，皆病於頗有聰明，而偏枯拘系，以小黠自累，不肯為純在乎極暗，而了不別菽麥者也。夫以管窺之狹見，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，是何異以一尋之綆，汲百仞之深，不覺所用之短，而雲井之無水也。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，而謂天之冬雷，見遊雲西行，而謂月之東馳。人或告之，而終不悟信，此信己之多者也。夫聽聲者，莫不信我之耳焉。視形者，莫不信我之目焉。而或者所聞見，言是而非，然則我之耳目，果不足信也。況乎心之所度，無形無聲，其難察尤甚於視聽，而以己心之所得，必固世閒至遠之事，謂神仙為虛言，不亦蔽哉？”

抱朴子曰：“妍媸有定矣，而憎愛異情，故兩目不相為視焉。雅鄭有素矣，而好惡不同，

故兩耳不相為聽焉。真偽有質矣，而趨舍舛忤，故兩心不相為謀焉。以醜為美者有矣，以濁為清者有矣，以失為得者有矣，此三者乖殊，炳然可知，如此其易也，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。又況乎神仙之事，事之妙者，而欲令人皆信之，未有可得之理也。凡人悉使之知，又何貴乎達者哉？若待俗人之息妄言，則俟河之清，未為久也。吾所以不能默者，冀夫可上可下者，可引致耳。其不移者，古人已末如之何矣。”抱朴子曰：“至理之未易明，神仙之不見信，其來久矣，豈獨今哉？太上自然知之，其次告而後悟，若夫聞而大笑者，則悠悠皆是矣。吾之論此也，將有多敗之悔，失言之咎乎！夫物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焉。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，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，子貢不能悅錄馬之野人，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，實理有所不通，善言有所不行。章甫不售於蠻越，赤舄不用於跣夷，何可強哉？夫見玉而指之曰石，非玉之不真也，待和氏而後識焉。見龍而命之曰蛇，非龍之不神也，須蔡墨而後辨焉。所以貴道者，以其加之不可益，而損之不可減也。所以貴德者，以其聞毀而不慘，見譽而不悅也。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，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，諍之彌久，而彼執之彌固，是虛長此紛紜，而無救於不解，果當從連環之義乎！”